

世紀末的騷動 – 梵谷繪畫中的文化撞擊

洪邵涵

國立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學生

dusoir1030@yahoo.com.tw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 (註1)

Don Mclean 的” *Vincent*” 回盪在耳際，這首向梵谷致敬的歌謠，道盡了一位天才畫家清醒時的痛苦、不被了解的寂寞以及想解脫的慾望。歌曲創作的靈感來自梵谷的一幅著名畫作” *Starry Starry Night*”（星夜）（圖1），《星夜》創作於梵谷生命的尾聲，那是 1989 年的炎炎夏日。當時，他剛進入聖米雷的療養院（Saint Paul de Mausole）不久，院方為了避免再度發生攻擊行為，而將他列為「第三級精神病患」。一次又一次的崩潰，帶給他無限痛苦，卻也使得作品中的情緒表現更為劇烈。



圖 1

梵谷這樣形容《星夜》：「天以藍色為襯底，其上群星閃爍，綠、黃、白、粉紅，比家鄉甚或巴黎的星星，都更為燦爛耀眼。」（註2）我們可以想像，梵谷沐浴在星光璀璨的蒼穹下，自無數星子中看見神性，於是，虔誠的教徒發出了一連串疑問：

為什麼呢？我問自己？為什麼天空那些亮晶晶的小星星，不能像法國地圖上的小黑點，可以

讓人想去就去呢？正如我們可以搭火車去塔拉斯康或盧昂，經由死亡，我們應該可以到達星星的地方。（註3）

一年後，或許正如梵谷所願，他到達了星星的地方。

典型的悲劇天才

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生於荷蘭，為家中的長子。他的爺爺和姨丈都是德高望重的牧師，又有兩個經營跨國畫廊生意的叔伯。因此，梵谷自小耳濡目染，對於宗教和藝術都極有興趣。事實上，藝術家身分的梵谷僅有短短的十年光陰，在這之前，他從事過許多職業。起初，他和弟弟(Theo)在海牙、倫敦、巴黎為畫商工作；接著，他曾執教於兩所英文學校，並在荷蘭一家書店工作過。不過，他的熱情首次燃燒於傳教的工作，猶如他熱愛的狄更斯文學，同樣十分悲憫中下階層的辛酸生活；在他初次佈道那天，年輕的心興奮地告訴自己：「以後不管走到哪裡，都要以傳播福音為職志。」（註4）。然而，這份工作不能算是成功。他急切地想與貧苦的人同在，並自願去礦區當牧師。卻因他本身過度神經質的悲天憫人的性格，使其蒙受巨大的痛苦和傷害，於是，他被要求離職以終止自我傷害。

和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的相處，或許又是另一樁註定的失敗。高更是一位我行我素、自視甚高的藝術家。為了藝術，他肯拋棄萬貫家財，落得妻離子散、窮愁潦倒，並不屈從於主流藝壇。也正是如此，他成了梵谷的衷心傾慕的藝術家。1888年10月，高更在梵谷的熱切期待下來到，但前者的自負和後者的神經質、固執水火不容，終於導致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割耳事件，當時阿爾地區的地方報紙「共合論壇」刊載這則新聞：「上個禮拜天十一點半，一個叫做文生·梵谷的荷蘭畫家來到『一號妓院』，指名找一位叫拉雪兒(Rachel)的女子，然後交給他一片耳朵，並說：『好好保管這東西』。說完就離開不見了。」（註5）在這一年，梵谷的精神疾病已相當嚴重，直到他去世之前，不斷遭受間歇性精神病的折磨。1890年7月，他到了那經常成為其畫作風景的麥田，一槍射向自己，掙扎了一天的梵谷，痛苦地向趕來的西奧說到：「我又失敗了」。

顯然，梵谷的一生擁有了太多的悲劇特質。他似乎從未得到愛情，數度求愛被拒，他的憂鬱症狀，極可能從1874年對房東的女兒尤爾秀拉的初次失戀才漸漸萌發的。他的畫作是在他死後才獲世人重視（畫價更是天壤之別，當初在布雷達市場 Breda Market 一幅只能賣到5分到10分錢，1990年《嘉舍醫生的畫像》卻高達美金82,500,000元）；生前賣出的畫作寥寥可數，只靠弟弟西奧的支持來度日。甚至，梵谷在37歲的英年終結了一生，也加入了這個藝術史中仿若被詛咒的年歲關卡（註6）。他幾乎成了典型的悲劇天才，或許因為，他拿全部的生命投諸藝術。

霎時間獲得了色彩

梵谷前後期的創作風格呈現很大的差異。早期梵谷於荷蘭的作品，我們看不到那鮮豔飽和的色彩，有的盡是陰暗的色調，和沉重的形象。他描繪的題材也以農民等中下階層為主，《吃馬鈴薯的人》（圖2）是很具代表性的作品。「畫裡人物的色調就像是未剝皮的、骯髒的馬鈴薯一樣。」（註7）。這幅畫作描繪了貧苦的一家人，正在共享一盤馬鈴薯，樸拙卻充滿了情感與溫暖，顯現他悲天憫人的情懷。



圖 2

但他在安特衛普(Antwerp)停留的三個月間，開始對日本浮世繪以及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的作品產生興趣。1886年，他到巴黎和西奧一同經營畫廊，因西奧支持新畫派，於是梵谷認識了羅特列克、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竇加（Edgar Degas, 1834-1917）、秀拉（Georges Seurat 1859 - 1891）和高更等畫家。於是他的畫風和題材大幅轉變，他開始採用印象派的技法，包括秀拉的點描，以及印象派的明亮用色。往後，不論在亞耳(Arles)、聖米雷或奧文斯(Auvers-sur-Oise)，他的用色持續鮮明有感染力。約87年開始，他的作品就是我們熟知的風格：色彩鮮明，大量運用對比色，筆觸清晰、顏料濃厚，充滿強烈的表現性。

惺惺相惜的巴黎與江戶

梵谷的作品，固然有相當獨特的個人風格以及情感表現，但我們仍不能將他分離於美術史來看待。設若，他沒有到過安特衛普、沒到過巴黎、沒看到印象派的作品以及浮世繪，或許就不會有今天大家所認識那位用色鮮明的梵谷了。

梵谷身處19世紀後半期的歐洲，當時，歐洲由日本大量進口茶葉與陶瓷器，浮世繪版畫的包裝紙就隨之進入歐陸。浮世繪是日本江戶時期（江戶即今東京，江戶時期指1603-1867年）興起的民間版畫，是當時的通俗繪畫，題材多取自民衆的生活習慣與日常景象，具有鮮明的日本民族風格，也反映當時的日本文化背景。浮世繪在日本並不算很優秀的藝術，然而傳到巴黎這樣的藝術之都，卻成了炙手可熱的藝術品，成為東方趣味的表徵。究其原因，一方面浮世繪符合了異國情調的新鮮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恰巧符合了當時反傳統學院繪畫的潮流，在題材上則應合印象派所追求的生活化（同樣也符合寫實主義流派，如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等人的訴求）。浮世繪流暢的線描趣味、平塗的裝飾技術、濃艷的色彩運用讓巴黎藝術家眼睛為之一亮，而畫中生活情景的大膽取材、強烈的人物表情，都是這些畫家未曾想見的。因此，浮世繪迅速地在巴黎藝壇掀起風潮，不僅畫家競相收藏，且接二連三地為之舉辦展覽；甚至，印象派、後印象派的誕生與新藝術運動都

和它息息相關。

受到浮世繪等日本審美品味影響的畫家為數頗眾。當時巴黎畫家的畫室，若無日本和服、摺扇或陶瓷來裝點，就似乎跟不上潮流了。這些藝術家包括愛收集日本文字的惠斯勒（James A.M. Whistler, 1834-1903）、用色明快的馬內（Edouard Manet, 1832-83）、擁有日式庭園的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平面空間，使用平塗法和色塊區隔的高更、善於在設計作品中運用毛筆線條及色塊的羅特列克，這位日本愛好者還曾身著日本武士服，另外，尚有受歌川廣重影響的波納爾（Bonnard, 1867-1947）、採俯角構圖與不完整構圖的竇加等等；而梵谷與弟弟西奧同樣是日本迷，他們狂熱收藏了 200 多幅的浮世繪。

梵谷繪畫中的文化撞擊

對梵谷而言，日本除了代表一種異國情調，更象徵了一種生活及藝術的和諧狀態，在 1888 年 9 月寫給西奧之書信裡，他這樣形容浮世繪：

我羨慕日本版畫家在他們作品中所表現的清澈理念。這些版畫一點也不教人厭煩，同時從不草率完成。他們看起來簡單的就像呼吸一樣，版畫家以幾筆肯定的線條來畫人體，那種輕鬆的筆調就像扣衣釦一般悠閒。（註 8）

1887 年 1 月，梵谷認識顏料商唐奎老爹，他在店中買過好幾幅浮世繪。我們能從《唐奎老爹畫像》（圖 3）一作的背景，看到整面牆壁的浮世繪，有富士山、盛開的櫻花與雪景，加強了畫面的平面性。明亮的黃藍對比色以小筆觸點描帶出，整件作品就像他形容唐奎老爹般「有趣」。梵谷以浮世繪為背景的作品，還有 1887 年《席格托利在鈴鼓咖啡館中》、89 年《耳朵包著繃帶的自畫像》（圖 4）。

除了將這些浮世繪當做題材來畫，梵谷還曾實地臨摹了數張浮世繪名作。如《盛開的李樹》（圖 5）是臨摹歌川廣重（1797-1858）的《龜戶梅宅》（圖 6），他照個原構圖來描畫，不過似乎注入了更多熱情——明顯的筆觸和跳躍的黃色調，他還在畫幅兩旁「畫」出了日本字。這種利用樹枝來構圖，營造平面的裝飾感，我們還能在後來的《杏花開》（圖 7）裡看到。整個畫面唯有杏花而已，背景則是以很具東方味道的石綠來襯出白花，並不暗示任何空間深度，重在裝飾趣味。而他所畫的《雨中的橋》（圖 8）則是臨摹歌川廣重《江戶名所百景 夕立》（圖 9），同樣加入了黃色調。作於 1887 年的《日本畫》（或叫《花魁》，意指最高級的藝妓）（圖 10），形象取自《巴黎插畫》的封面（圖 11），畫中回眸的藝妓，身著斑斕的傳統衣飾，宣告著時下流行的日本品味。

梵谷 1887 年之後的作品，明顯地獲得某種生命力、某些隱藏於心靈的騷動。正是因為顏色，色彩的力量激活了人們感動的情緒。也正是因為那個時空，那個世紀末的巴黎，異文化的交融引起了一連串色彩的化學作用。因此，梵谷作品中的感染力，雖有他天賦的

敏銳性，卻不完全是憑空而來。狂動的筆觸和日本文化的相遇，激起了更具騷動的畫面：對比強烈而明亮的色彩（特別鍾愛明亮的黃色）、扭動的軀體、清晰的輪廓線、壓縮的景深…將他的才情淋漓盡致地釋放出來，撼動人心。

註釋

1. 美國民謠歌手 Don McLean 為紀念荷蘭畫家梵谷而作，收錄在專輯” *American Pie*” 裏中譯為「繁星點點的夜裡，調色盤上只有藍與灰，在夏日裡你出外探視--用你那洞悉我靈魂幽暗處的雙眼，山丘上的陰影，描繪出樹與水仙花，捕捉微風與冬天的冷冽--用那如雪地裡亞麻般的色彩……」
” *Vincent*” 一曲可至下列網址欣賞：<http://av.wanwa.com/fileroot/av/avfiles/24795.rm>
2. 梵谷書信，轉錄自 黃春秀主編，《巨匠與世界名畫 梵谷》（國際中文版），台北市：台灣麥克，1992，頁 142。
3. 梵谷書信，同上註，頁 106。
4. 梵谷書信，同上註，頁 5。
5. 梵谷書信，同上註，頁 90。
6. 藝術史中許多具才情的天才畫家，都在 37 歲的英年謝世，如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華鐸(Jean-Antoine Watteau, French, 1684-1721)、土魯茲-羅特列克(*Toulouse-Lautrec* 1864-1901)、莫迪里亞尼(Amedeo Modigliani, Italian, 1884-1920)等人。
7. 梵谷書信，轉錄自 黃春秀主編，《巨匠與世界名畫 梵谷》（國際中文版），台北市：台灣麥克，1992，頁 46。
8. 梵谷書信，轉錄自 Bernard Denver 著，張心龍譯，《後印象派》，台北市：遠流，1995，頁 77。

參考書目

1. 黃春秀主編，《巨匠與世界名畫 梵谷》（國際中文版），台北市：台灣麥克，1992。
2. Bernard Denver 著，張心龍譯，《後印象派》，台北市：遠流，1995。
3. 梵谷博物館 <http://www.vangoghmuseum.nl/>

圖說

1. Vincent van Gogh, 星夜 *The Starry Night*. *Saint-Rémy*. June 1889. Oil on canvas.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NY, USA.



圖 1

2. Vincent van Gogh, 吃馬鈴薯的人 *The Potato-Eaters*. April 1885. Oil on canvas. Vincent van Gogh Foundation, Rijksmuseum Vincent van Gogh,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圖 2

3. Vincent van Gogh, 唐奎老爹畫像 *Portrait of Père Tanguy*. 1887. Oil on canvas. Private collection



圖 3

4. Vincent van Gogh, 耳朵包著繃帶的自畫像 *Self-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1889, Oil on canvas, 60 x 49 cm, Courtauld Institute Galleries,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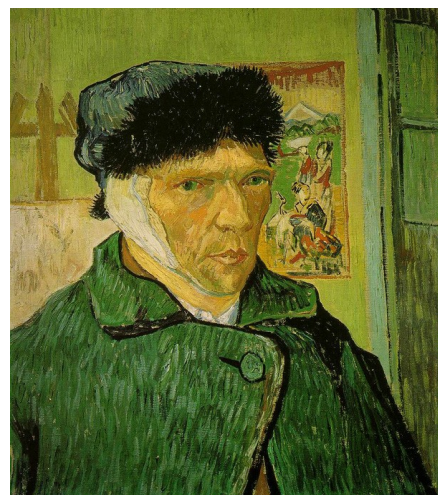


圖 4

5. Vincent van Gogh, *Japonaiserie: 盛開的李樹 Plum tree in Bloom (after Hiroshige)*. September-October 1887. Vincent van Gogh Foundation, Rijksmuseum Vincent van Gogh,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圖 5

6. 歌川廣重，龜戶梅宅，版畫



圖 6

7. Vincent van Gogh, 杏花開 *Almond Blossom*, 1890, Oil on Canvas, 73.5 X 92 cm, 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圖 7

8. Vincent van Gogh, *Japonaiserie: 雨中的橋* *Bridge in the Rain (after Hiroshige)*. September-October 1887. Vincent van Gogh Foundation, Rijksmuseum Vincent van Gogh,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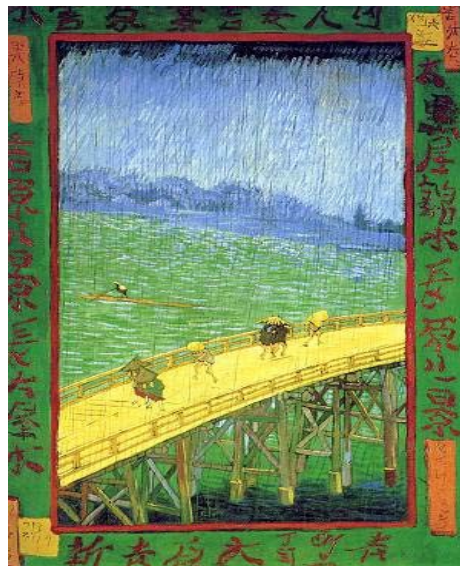


圖 8

9. 歌川廣重，江戶名所百景 夕立，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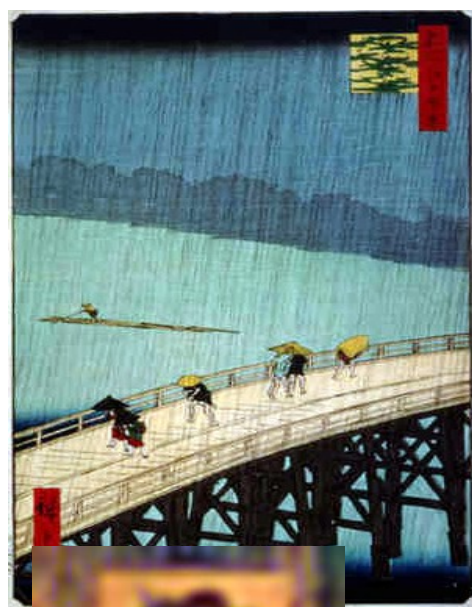


圖 9

10. 梵谷，日本畫（花魁），1887，油畫



圖 10

11. 日本《巴黎插畫》封面，1866年5月。



圖 11